

湖北工人作家丛书

未临黄昏

梁小琳 著



文艺春秋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1976年初，23岁的年轻女孩薛海棠下放到山区已6年了，却因父亲的历史问题牵连迟迟回不了城。生产队长对她的美貌早已垂涎三尺，以推荐她到好单位为由占有了她。薛海棠终于回城当了一名装卸工……



ISBN 978-7-5354-8827-5



9 787535 488275 >

定价：32.00元

湖北工人作家丛书

未临黄昏

梁小琳 著

 长江出版传媒

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未临黄昏 / 梁小琳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
2016.9

(湖北工人作家丛书)

ISBN 978-7-5354-8827-5

I. ①未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93679 号

丛书策划:湖北省作家协会

责任编辑:秦文苑

装帧设计:陈俊

排 版:艺唐设计

责任校对:陈琪

责任印制:左怡 胡丽平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武汉鑫佳捷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18.75 插页:2 页

版次:2016 年 11 月第 1 版

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61 千字

定价:32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编 委 会

主 任：方 方 朱训集

副主任：梁必文 高晓晖 尹志勇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编 委：王 虹 王均江 刘川鄂 刘保昌

吕志青 杨 彬 何子英 钱道波

梅 兰 韩永明 喻向午 蔡家园

目 录



第一章	都是命运惹的祸·····	4
第二章	杀出一条生路来·····	29
第三章	阴差阳错委以身·····	59
第四章	青出于蓝而胜于蓝·····	88
第五章	变革中的大动向·····	120
第六章	各显神通·····	144
第七章	机关算尽·····	186
第八章	大势已去·····	222
第九章	生活还要继续·····	263
跋·····		292
后 记·····		294

汉阳，一座充满“铁器物语”的地区。就“铁”本身而言，总有那么一点“粗野”的味道，这味道根植于土壤，浮扬于尘埃，然后投射到居住在这一区域的人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人们的眼光就这样限定了你。然而，“铁”永远不可小觑，生活处处少不了铁，即使你腰缠万贯，最终给你身体和意志支撑的地方，仍然是“铁”，你就会有在“铁”的面前少了点底气。

中南金霸材料公司仓库就坐落在这“铁器物语”中，立体而丰富。

汉阳的西南方向，有一条长约二十公里的孔雀大道，但孔雀大道并不像孔雀那样秀美，改革开放之前或之初，重工业在这里密集，铁厂、纺织厂、船厂、汽车制造厂、大桥制造厂、康康制药厂、轴承厂、船舶公司，还有几家大型国库，与汉阳其他地区的厂矿企业，共同奠定了“工业区”的历史地位。这里很多工厂的生产车间的工人都很辛苦，环境较恶劣，长年烟雾缭绕，远远望去，像一条条巨大的蟒蛇，穿云破雾，直逼上空。汉阳，一座工业城市，人们对它的情感是复杂的：人们休闲或购物不会前往这里，孩子读书不会选在这里的学校，甚至当有人问及家住在哪里时，也不会脱口而出，而经常是顾左右而言其他：“我以前是住在汉口的，现在为了工作方便就住在了汉阳。”“我的娘家住在武昌，我在那里生活了三二十年，汉阳这房子是单位分的，面积大，就图个宽敞。”等等，尽量撇开生于“老土”，长于“老土”的符号。只是这些企业的效益很是诱人，大都是中央直属单位或省直单位，在那样一个计划经济年代，多少人打破脑壳都想成为这些单位的职工。

该仓库属于国库，每天，专用线上的火车，都会满载着几十节车皮的钢材，越过田野，穿过高矮的楼房，一路骄傲地拉响着汽笛，轰隆隆地驶进国库。

壮观的风景天天在这里上演。头天晚上凌晨,几百辆提货车辆从各处的地市县急驰而来,大多后挂一个拖车,一路叮铃哐啷,将寂静的夜空打破。第二天清晨,人们会看到,车队在孔雀大道上稠密地排列着,足有两公里的长度,依次进库后,货车司机等待的,就是吊车司机将重重的钢材吊起,随着挂钩工的一声:“落!”司机的心也便落下了。至于汽车的受累,他们已司空见惯,拖得越多越好,他们的提成也就越多。拖钢材的货车确实不堪重负,每放一块钢板,汽车就会沉重地叹息一声,同时向下沉下几厘米,直到汽车耐受的极限。每天,几百辆汽车就是载着这样沉重的钢材行驶在孔雀大道上,柏油马路早因这些货车的碾压变得惨不忍睹。地面被雨水搅和翻起的黄土,被阳光照射后高低不平地翘起,坚硬如石,然后泥土的车轮印又会随着一次次雨水变换着形态。这是因为,这里曾是一片荒郊,仓库门前很长一带没有下水道,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中南金霸材料总公司还没有这个“总”字,仓库六十年代初才搬迁此地,单位和个人,谁也不愿,也没有能力在这一带挖个下水道,下大雨时,污水就高高地积起,车辆行驶其上,就像在水中遨游,经常使汽车的发动机、自动变速箱和电子线路短路,让司机苦不堪言。最让市民头痛的是晴天,本应享受阳光的和煦照耀,却惶于此:随着一辆辆呼啸的汽车,尘土泛起,能见度仅为咫尺,行至其中,灰尘扑面,人们跳脚捂脸,忍受着无奈的濒死之感。这样形容并不夸张,人们恨死了这条马路,每每提起,无不咬牙切齿,外单位的人更是骂得壮观:

“这个仓库放在这里,真是我们倒了八辈子的霉,他们赚钱,我们吃灰。”

“狗日的,地球来个大爆炸最好,这日子怎样过……”

每每路过这里的人,都会心态复杂地朝长长的车队愤然地瞥上一眼,捂起嘴鼻,叽里咕噜地骂着。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,区政府才在这一地带挖了一条明沟,上面再铺上铁板供人行走,这一明沟虽然对积水有所缓解,却成了一条臭水沟,上面飘满了垃圾,浮着绿毛。

如果说,来中南金霸材料公司仓库提货的车队,是这一地区唯一释放灰霾的场所并不准确,这条街中段的一个大煤厂应是罪魁祸首,该厂细煤堆积成一座座小山,它们每天要紧不慢地随风将细煤刮向周边地带,如遇大风,周边几公里都会雾霾延绵,让人不敢睁眼。不仅如此,每天从煤厂拉出的货车上,细煤如山峰耸立,随着货车在凸凹公路上的摇摆、哼哧,细煤渣毫不吝嗷地撒落下来,风不时赶来凑热闹,卷起细煤,像刀削面一样甩向空中,又飘飘忽忽地吹向这一

地带的角角落落,于是,办公大楼、家属大楼、地上、吊车,白灰和黑灰交融,无孔不入,连树叶都被裹上厚厚的煤灰,让人看了心生厌倦。生活在这里的人,也许因为这些不利的因素,造就了他们火爆的脾气,说话做事也干脆、利落,毫不掩饰。

然而,武汉的春天却是美丽而舒适的。冬渐渐从萧条中醒来,满眼姹紫嫣红,温馥滋散,露珠像婴儿的泪滴,颗颗晶莹剔透,在春风中摇摇欲坠,人徜徉其中,便会生出贪婪之欲,大口呼吸,滋阴养颜。除了地理气候的优势,江河湖泊之多,如镶嵌在版图上的珍珠,平复着人们内心的躁动,也嬉戏出万千浪花,让湿湿的分子在城市的上空飘散,然后浸润,城市的秀、雅、舒、旷、奇便这样轻易地一气呵成。

长江在仓库的东面,一条柏油马路直通,抬眼相望,仅百十来米。可那一片湛蓝的天空和清新的空气,犹如天然的鸿沟,划到孔雀大道便戛然而止:江水拍打堤岸的造势,水的泽透,春露的洗涤,是那样自私地独享着,并冷酷地凝视着不远的西面。

汉阳的天空,准确点说,是孔雀大道的天空,就这样被美丽的大自然忽略,被重重地抛弃。

第一章 都是命运惹的祸

1

1977年初,中南金霸材料公司仓库从农村抽上来了五名男青年和三名女青年。为了让女青年也有继续锻炼的机会,仓库领导准备将她们和男装卸工搭配,即三个男装卸工带一个女装卸工。年轻的男装卸工们情感的天空,被这三个女孩的到来自然打开了,尽管他们知道这多半只是自娱自乐,因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,本单位的女孩很少有看上装卸工的,而个人条件或家庭条件更差一点的男装卸工,他们的情感命运只有找一个乡下的姑娘,或者在城里找一个有某种缺陷的人,比如身体有点残疾呀,没有正式工作呀,相貌丑陋点的姑娘。

可埋藏在这些年轻人体内的荷尔蒙可不由自己的意志为转移,它在身体里横冲直撞,寂寥的空气变得丰富而富有诗意,他们在吃饭的时候谈论着这三个姑娘,甚至在工作时也拿她们做比方,开着快乐的玩笑,总之无论说什么最终都会拐到这上面来。在这三个姑娘中,他们谈论得最多的是一位名叫薛海棠的姑娘,尽管她今年已经24岁了,是这三个姑娘中年龄最大的一个,但她高挑的身材,白皙的皮肤,略带忧郁的大眼睛,以及她身上散发出的无法抵挡的女性诱惑,让他们都在暗地里祈祷,希望薛海棠能分到自己的小组来,这样就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她,以求沾点腥,闻点香。

运输队的邢继军队长这阵就被这群小伙打了围,有公开,也有暗示的,都希望邢队长能将这三个姑娘中的一个分到自己小组来,尤其是希望薛海棠能分到自己的小组。唯独刘汉生比较平静,他既不暗地里议论她们,也不对邢队长暗示什么,好像这与他无关。实际上,他的内心同样翻江倒海,暗地里偷偷地观察



着薛海棠,如同观察花儿的开放。

邢队长虽是过来人,但他也是人,尤其是个男人,他也会欣赏漂亮的女人,因此,在这个问题上,他不知是害怕薛海棠这朵美丽的花儿被他们践踏了,还是出于自己都说不清的嫉妒,他将薛海棠分配到了在下放时犯过错误,还在档案里记了一笔的刘汉生的小组,这让刘汉生既意外,又偷着乐。人是一个说不清楚的动物,很多时候,在很多问题上,明知不可能,却要跃跃欲试,尤其是人的那双眼睛,他可以躲避其他人的目光,在特定的时间,特定的地点,特点的人面前,发挥出语言所不能及的效果,而眼睛的功能和作用又在于,眼睛的动向可以让人抓不到把柄,对方可以接纳,也可以忽略,均可在不显山露水中。

在刘汉生看来,他这个小组其他两个男人,均不在桃花艳遇的福气之中,一个是年近四十岁的合同工老王,那个时候的合同工不比现在,那时城里人基本都有正式工作,合同工就等同于临时工,是没有退休工资的,因此很被人看不起。尽管老王工作很卖力,比如,吊装线材时需要上百斤重的水泥墩子作挡板,以免滑落,他总是一个人就能抱起,但他却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人,整天牢骚满腹,抱怨单位不给他转正,不给他分房子,使得他不能将他的老婆和孩子接到城里来生活。另一个小伙子名叫姚晨,他的相貌可不像他的名字那样清新,他个头小,满脸雀斑,蒜头鼻子,绿豆眼,虽然只有24岁,但看上去像只干瘪的黑桃,毫无生气。

其他小组的小伙子,同样心照不宣地将目光滴溜溜地打在薛海棠的身上,他们既是竞争的对手,也是同病相怜的同事,在他们的过往中,他们总是一次次飞蛾扑火,又一次次身心俱焚,好在他们有着用不完的激情,燃烧不尽的幻想,尤其在这样一个多情的三月,给了他们多情的暗示,让遥想的翅膀飞翔。

每天,薛海棠头戴安全帽,身穿蓝色工作服,脚蹬高统麂皮鞋,和其他三个男装卸工人在货场里装卸火车专用线上的钢材,或跟着活动吊车,装卸汽车上的钢材。当然,这些可敬的男人们,只让这三个女孩体验了几次爬火车皮的味道,就让她们在车下取铁钩。取铁钩比在车皮上装卸钢材要轻松多了,尤其是装运线材、中板、优钢等这样一些没有包装的货物。挂钩时,首先需要工人将直接躺在车皮里的钢材用撬杠将一个角撬起,将钢丝绳塞进这一角,再用撬杠撬起另一角,然后将钢丝绳拉往同一个方向,才能吊起这一端,另俩工人再一人拿一头钢丝,将钢丝绳沿着钢材下面的空档拉到另一端,吊车司机再将钢板这一头落下,工人挂上另一端钢丝的绳子后,就可起吊到货场里,或直接吊到本单位

的货车上,然后过磅,保管员记下重量、规格、型号等,运到堆放钢材的地方。

刘汉生所有的劳累和痛苦,在薛海棠来到他这个小组之后便奇迹般地消失了。他总是在工作时有意近距离地靠近她一点,试图闻到她头发散发出的洗发香波的味道,这个味道让他陶醉。令刘汉生高兴的是,薛海棠愿意继续和他们一起在火车皮上锻炼。有一次,他撬起了钢材的一角,教薛海棠将钢丝塞进去,薛海棠俯下身子的时候,从她头上散发出的醉人的香波味让他几近晕厥,还有那可怕的,两只丰满的乳房也在她俯下身子的那一刻,从宽大的工作服里的同样宽大的圆口毛衣里露了出来,那深深的乳沟如深深的深渊,瞬间将他整个人深深地埋了进去。他头晕目眩,他几乎把持不住自己的身体,不由自主地“啊”了一声,然后双手扶在了火车皮的挡板上。这一眼对他的刺激太大了,他还没见过女人的乳房,只看见女人的乳房将衣裳顶成了一个微微隆起的丘陵,而母亲的乳房,是在夏天的某一日被他无意中瞥见的,就那么一眼,他对女人的乳房便失去了兴趣,那是怎样的乳房啊,像两个布袋子贴在母亲的胸口。而眼前这两只乳房,触手可得的这两只乳房哪,如两只白兔已钻进了他的体内,在里面上蹦下跳。他努力地定了定神,当他转过脸面对薛海棠的时候,她已站直了身子,正关切地看着他。

6

面对这双清澈的眸子,刘汉生觉得自己有点荒唐,但他的身子却再次走近了她,他的身体告诉自己,一定要摸摸她的手,那双白嫩的小手。他下定了决心,“嗖”地抓住了薛海棠的手。尽管两只手都戴着厚厚的帆布手套,刘汉生还是被爱情的电流击中了,他慌乱得迅速放开了手:爱情啊,你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,这样让我魂飞魄散,舒服得让人战栗。要知道,26年了,我还是第一次触摸女孩的手。刘汉生想到这里仿佛世界只剩下他和薛海棠,他又不由抓起了薛海棠的手,然后故作正经地教她如何将钢丝绳穿过钢板的缝隙……这一切在别人看来是那样的正常,可刘汉生没有想到,在钢板的后面,有一双眼睛正愤怒地窥视着他们,他就是姚晨,妒火迅速在他心里燃烧,暗自骂道:“好一个盗窃犯,你也有资格在这里和我明争暗斗!我除了相貌比你差一点,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都比你刘汉生强,你算个什么东西!”可他此时又不好发作。最让他不可忍受的是,薛海棠居然没有挣脱刘汉生的那只手,顺从得像一只羔羊。

姚晨的父母都是正式工人,母亲是纱厂的纺织工,工作虽然辛苦,但每月工资有60多元,相当于工人的6级工资。父亲虽说在水务局排水队只是个疏捞

工,常年人都要下到阴沟下面打捞,但工资也高,有60多元,他只有兄妹俩,比起刘汉生的家庭条件就要强得多。

姚晨一夜没睡好,他想着白天刘汉生那大胆的行为,而薛海棠却没有做出反感的动作,他是既气愤又慌乱,仿佛薛海棠与自己有过约定,答应做他的女朋友一样。他想:你刘汉生这么个东西薛海棠都可以接纳,我也可以试一试,很多事情就是这样,谁先下手,谁就有希望,这就叫先下手为强。

第二天一早,姚晨就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,等薛海棠向食堂方向走去时,他赶上了她,冲着她耳根,然后压低嗓音且一字一顿地说:“刘汉生是个盗窃犯,受过处分,你少理他,不要沾了火星。”

薛海棠听后,吃惊极了,片刻,她的眼神由惊讶变得有些恍惚,本想追问证实一下,但嘴上却说:“这大概与我没什么关系吧。”说这话时,她的眼里闪过一丝隐隐的笑意。

姚晨读不懂薛海棠那捉摸不透的笑意,这让他一天都心神不宁:是嘲笑刘汉生是个盗窃犯居然还敢如此放肆,还是嘲笑自己的多情和卑鄙,这个问题让他很痛苦。上午8点钟后,他们一行四人朝着专用线火车皮的方向走去,正当薛海棠准备爬火车皮时,姚晨拍了拍薛海棠的肩膀,对她说:“海棠,你就在下面取钩子,爬火车皮是男人的事。”薛海棠像碰到了跳蚤一样猛地将姚晨的手抖了下去,然后她一边爬火车皮,一边说:“我愿意在火车皮上干活。”她是这样说的,更是这样做的,她每天很勤快地从这节车厢跳到那节车厢,下火车皮时她比男人还利落,她不是慢慢地爬下来,而是直接从车厢上跳下来,经常是一屁股跌在了地上,她干起活来也很卖力,这让领导对她很赏识,邢队长不止一次地当着大家的面说:“薛海棠这姑娘不娇气,有出息。”

那天刘汉生看到姚晨不但拍了薛海棠的肩膀,还亲热地叫她“海棠”,听得他火从心底起,牙齿咬得咯咯响。是的,凭他的个头和体力,他完全可以挑起事端,用拳头教训他一下。可他不能这样做,他的那个污点,可恨的污点,但凡在他要做出重大决定时,这个污点便会悄然而至,提醒他,他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。

这次和薛海棠在同一生产队,同时抽上来的三个男知青中,有一个是大队

长的儿子，名叫姜磊，他能抽到武汉，完全要感谢他那个当队长的父亲。他父亲虽只是个“老土”，但与招工的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，也可算作“企业”专家了，他完全懂得什么样的企业经济效益好，人在哪里工作有前途。这次中南金霸材料公司来他生产队招工，虽然招的是装卸工人，但重要的是，这个公司在他眼里是个大金库，只要有头脑，有闯劲，就可以在那里大有作为，退一步说，就是在这个单位碌碌无为一生，也会衣食无忧，全家受益。而有的企业来生产队招工，招的虽是技术工人，但这个企业本身规模小，经营和生产的也是不被看好的东西，去了那里，人就会受一辈子累、受一辈子穷。比如前段时间来队里招工的某手帕厂，招的就是技术工人，知青都争先恐后地去报名，只有他在背地里骂他们是一群猪，心里想，一个做手帕的单位算个什么球？

事情有时让人不可思议，有了一个精明的爹，就不一定有一个精明的儿子。姜磊就是这样，他生着一张不太明显的“唐氏综合征”的脸，外眼角稍稍上翘，鼻梁较平，还习惯性地经常伸一伸舌头，最为糟糕的是，还患有肺源性心脏病，当然并不是很严重的那种，只要不让他生气，平时跟常人也无恙，但只要一生气，他就会像拉风一样，呼哧呼哧喘个不停。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居然也通过了身体检查，在仓库当了一名装卸工人。薛海棠在农村时曾听村里人说，姜磊之所以成为这副模样，完全是吃药给整的。姜队长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老婆怀上姜磊后，夫妻俩怕罚款就不想要，妻子乱吃打胎的药，但肚子里的姜磊还是没有打下来，等想到医院去打胎时，医生说胎儿已有5个月大了，打胎存在很大的风险，无奈，就将姜磊生了下来，罚了款，还差点为此事将他的队长免了，幸好他会来事，上下打理才免于此劫。

招工时，队长的一句话很重要，有时完全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。队长等啊等，终于等到效益这么好的一个单位。此前也不是没有好单位来队里招工，比如一个大型钢铁公司就来过，这个公司属于中央直辖，比中南金霸材料公司还牛，可那个招工的人很精明，一看姜磊的面相就将头摇得如拨浪鼓，他第一眼就感觉姜磊长相似曾相识，他终于想起来了，街上的那些弱智就具有这样一张面孔，于是他根本不屑，尽管队长放下自尊，对他好话说尽，可招工的就是不为所动，还丢下一句话：“我们这里又不是垃圾桶，什么都往里面丢。”队长恼羞成怒，居然说出这样一句话：“如果你不将我的儿子带走，其余的知青我一个都不放。”那个招工的也不是吃素的，他恶狠狠地回击道：“我可以让你这个队长当不成，



你信不信,我只需向上面写一封信,你就马上成为天天在地里干活的农民。”队长蔫了,他毕竟没读过几年书,也没见过什么大的世面,只是在这方圆里把地的位置逞能,这次招工事件,让他既恨又怕。

姜磊时年已25岁,虽说他的智商不高,其貌也不扬,但他的生理是正常的,同样需要女人。在农村时他就喜欢薛海棠,也同情薛海棠,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,薛海棠迟迟进不了城,这次如果不是他父亲强硬的态度,薛海棠也是回不了城的。只是那时他觉得自己配不上薛海棠,也只能在暗地里偷偷地窥视她,以饱眼福。这次招工,他就跟父亲说了,希望薛海棠能和他一起抽到中南金霸材料公司来,没想父亲也有此意。现在他和薛海棠的距离拉近了,都是该仓库的装卸工人,而且在姜磊看来,薛海棠心里应该明白,她还欠着他父亲的一个人情,如果不是他的父亲那么坚决地推荐她,她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城,或者抽到什么破单位。想到这里,他对自己就增添了不少的信心,而且在农村时,薛海棠对他就很客气,甚至还有点唯唯诺诺。让他有点沮丧的是,现在的薛海棠,看到他投过去的炽热目光,眼里明显写着不屑,这让他感到很憋屈。姜磊有时又想,这也许只是他的猜测,有时候人的内心是很复杂的,越是喜欢一个人,就越是装作没看见,就如他自己来说,因为自卑,他在很多问题上就表现得躲躲闪闪,反之他就会勇敢得多。

姜磊的家在农村,现在的他就住在仓库的单身宿舍里,他没有什么大展宏图的想法,有的只是用不完的时间,他的身体又在不停地提醒他,他需要女人,更需要像薛海棠那样的女人,多少年了,他都垂涎欲滴地窥视着她,他已经在无数个夜晚,臆想着自己和薛海棠亲热的情景,薛海棠的身体白皙如蚕,柔滑如缎,乳房如两只跳动的小兔,挺挺地立在胸膛勾引着他,只等他去征服,然后他俩就滚在了一起,他贪婪地吸吮着她的嘴唇,她的舌头,她身体的每一处,包括她柔嫩纤细的脚趾,他的整个人都溶化在这销魂中。现在,他认为他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没有工作的农村小伙子了,他和薛海棠已经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,他认为他已经有条件去追求她了,他要努力。尽管有天他也试探性地拍过薛海棠肩,薛海棠对他狠狠地白了一眼,对他表示出了些许的反感,但他只痛苦了一个晚上,认为追求一个女孩不可能那样一帆风顺,而且这正好说明薛海棠不是一个随便的女孩,她是有价值有分寸的。

那阵子反特电影《黑三角》正在全国上影,票很难弄到,有天姜磊请了半天

的假，在电影院门口排了几个小时的队，终于买了两张电影票，他心情异常的激动，他想象着和薛海棠坐在一起看电影的情景：和她说着悄悄话，然后冷不丁地摸着她的小手，他俩再没有心思看电影了，他俩在黑暗中接着吻，双方的手在对方的身体上抚摸着，讲着悄悄话，他醉了，再然后他俩搭肩扣背地走出了电影院。姜磊就是在这种臆想中在电影院门口排着队，几个小时如同只有几分钟那样短暂，那几个小时，他眼里满是斑斓，脾气好得就是再站几小时的队他都不会恼火。第二天，姜磊很早就到了仓库，他想早点见到薛海棠，他想趁别人还没上班时将电影票塞到她手里，或者在挂钩时悄悄地将电影票塞到她手里。可快拉上班的电铃了，薛海棠才慌慌张张换好工作服爬上了火车皮。姜磊几乎是顶着薛海棠的脚跟上的火车皮，他将手伸进了工作服的荷包，那里面有决定他命运的电影票，他鼓足了勇气，正想将电影票塞到她手里时，姚晨鼓着眼睛也上了火车皮，姚晨似乎看出了姜磊的心思，他的眼睛就这样鼓着姜磊，姜磊心虚了，他对姚晨是又怕又恨。好不容易熬到中午吃饭的时间，他在食堂故意排在较后，等薛海棠买了饭选定一张桌子坐下来时，他装着没事一样也坐在了那张桌子上，找话和她说，但总不敢切入正题。眼看薛海棠吃完饭要起身走了，他迅速地将一张电影票和一张小纸条塞在了薛海棠的手里，纸条上写着：“如果你不愿意和我一起看电影，请你下午给我回一句话。如果愿意，就不回话了。”

仓库永远有做不完的活，当天下午，薛海棠仍然在火车皮上跳上跳下的，而姜磊虽然在干活，眼睛却一刻也没离开过她。他此时是既希望薛海棠在工作时和他靠近点，又担心和他靠近，因为他怕薛海棠告诉他晚上不能和他去看电影。

一个下午都很正常，没有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姜磊，就是那个讨厌的姚晨也再没鼓起眼睛看他；一个下午，薛海棠既没有递给他字条，也没有对她说她晚上不能去看电影，结论只有一个：薛海棠默认了，准备赴约。

《黑三角》的电影是晚上七点三十分，姜磊早早洗了澡后，换上了新买的夹克外套，一条洗得很干净的深蓝色涤纶裤子，脚蹬一双雪亮的网眼球鞋，原本傻乎乎的模样，经过这么一装扮，看上去也顺眼了许多。晚上七点不到他就等在了电影院门口旁的一棵树下，先是兴奋地等，七点过了就有点焦躁不安了，七点半，电影院开映的铃声响了，还不见薛海棠的人影。又等了一刻钟，还没见薛海棠到来，他终于失望了，他没有心思独自去看这场电影。正当他准备往回走的时

候,他突然想,薛海棠会不会和自己开了个玩笑,也就是说,她比他更早地到了,已经坐在了电影院里,给他一个惊喜呢?他的心又燃起了希望,他走进了电影院。查票员见有人进来,对他亮起了手电筒,对着票带他找座位。

当他侧着身子往中间这一排座位上挤去时,电筒的手电光让他看见这一排只有一个空位,他心中猛地一喜,事实表明,那空位是自己的,而薛海棠已经坐在那里等着他了。他抖动着双腿向着座位走了进去,然后坐了下来。由于过于激动,有一刻钟的时间他不敢向左右看,但他知道,无论薛海棠此时是坐在自己的右边,还是坐在自己的左边,这个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和心爱的姑娘紧紧地挨在一起了,他的心由于激动不停地跳着,喘着按耐不住的气息,他没想到,一个小小的计谋就让他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,他在黑暗中笑了。他想,你薛海棠还真能沉得住气,看见我来了你还装着没事一样,我倒要看看你的耐心有多大。他在黑暗中笑着,两分钟的光景过去了,他实在忍不住了,他先向左边看看,是个老头,正全神贯注地看着电影,还下意识地嗑着瓜子,咧着一口黄牙在笑;他向右边看了看,不对,他的心“咯噔”一下,是个男人,而这人又是这么的面熟,熟得他恨不得能将他的面孔画出来,这个男人恰好正用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看着他,他慌了,借着放映不断忽闪的亮光,他看清楚了,这人不是别人,是刘汉生,刘汉生,一点不错,票怎么到他手上的呢?他一下明白了什么,他不管不顾地又看了他一眼,此时刘汉生的嘴角浮上了难以捉摸的笑意。

姜磊进退两难了,他不得不主动和刘汉生打招呼:“哟,你来了。”“嗯。”刘汉生不冷不热地回答。姜磊如坐针毡,只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,肚子咕咕地叫,双腿麻木,他想走人,但他没有力气站起来。俩人再没说话,心都没在电影上,心情却截然不同,刘汉生此时是幸福而得意的,姜磊却是尴尬而痛苦的。这次对姜磊的打击非同小可——他病倒了。

姜磊三天没有上班,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。

3

春天是美丽的,嫩爽爽,青油油的树叶满眼即是,花儿娇羞地绽放着,5月的风吹在脸上舒服极了,暖烘烘又甜滋滋。在这个按耐不住的季节里,所有的克制和努力都是那样地不堪一击,刻在大脑里不愉快的陈旧记忆,都随着蜜蜂在